



雌雄鳥

墜子

周雨村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2.62

683

雌雄鳥

(鑿子)

唱的是九曲黃河萬里長，黃河兩岸好風光。
河灘上常落雌雄鳥，一只色白一只黃。
據傳說白鳥就是白玉貴，黃鳥就是黃海棠。
白玉貴家住北岸白家寨，黃海棠家住南岸大黃庄。
白玉貴自幼學拉又學唱，練唱常到河岸旁，
大黃庄有個黃財主，他臨河蓋着大片房，
高聳的樓房入雲際，樓里面住着他的大姑娘。
黃姑娘今年十八歲，爹娘起名叫黃海棠。
有一日海棠梳妝綉樓上，紗窗外傳來歌聲甚淒涼。
她玉腕扶窗向外望，弦音歌句真清亮。
唱的是黃河寬來黃河長，黃水滾滾流東方，
水流萬里有盡處，玉貴情絲無限長，
海棠女臨窗聽歌心已碎，忘記了身着單衣秋風涼。

(白)且說海棠聞聽彈唱之聲，然何如醉如迷呢？眾位不知，听俺慢慢向您解說。皆因黃家庄曆年正月初八都有大會，年年逢到这一天都要演古三日。因系年節，又在農閑，所以鄰村近庄的男女老少到會上閑游散心的很多，真是五光十色，熱鬧異常。这天玉貴也來到會上賣唱，地點就在戲台西邊一個背風之處。因玉貴弦音清淅，嗓音宏亮，听的人真也不少。这天玉貴唱的本是梁祝姻緣，正当唱到樓台會的時候，海棠坐着一輛嶄新的轎車，由趕車的王二駛進會場來了，海棠在轎車里面聽見了玉貴清淅幽雅的彈唱，心想不如命王二將轎車駛到那里

听个仔細，省的听大戲鑼鼓震的不受用。遂吩咐春桃对王二說了。王二揚鞭喝了一声將轎車駛过去了。海棠又忙命春桃打开車帘，側耳听时，真是字字入耳，句句动心，尤其弦音柔和，引人入胜。于是，她隔着車窗一看，不由芳心一动，兩只眼睛直挺挺地盯住玉貴就看起來了。

（唱）黃海棠隔着車窗往外望，不由人眉开眼笑喜心上。

怪不道拉的唱的这么好，原是个聪明英俊少年郎。

清眉秀目聰明像，地闊圓來天庭方，

身高五尺多健壯，方面大耳露紅光，

身上衣服虽破爛，可身可体不骯髒，

咱不說海棠心里暗誇獎，忽听的玉貴停弦住了腔。

他躬身施礼說了声：“請！請众位随意饒个光。

这一段唱的楼台会，饒了錢接着續下章。”

（白）單說春桃見玉貴停弦住板向听众要錢，便用手輕輕推了海棠一把說：“姑娘快饒錢吧，饒了錢还要接着往下唱呢！”海棠說：“你身上帶着現成的散碎銀子，饒他就是了！”春桃說：“姑娘不說个数目，饒他多少呢！”海棠略想了想說：“饒他二兩吧，少饒了人家豈不說咱尖薄！”春桃遂手拿出二兩銀子交給王二饒了玉貴。玉貴接過銀來，道謝不絕，心想：那來这个出福的把銀子都饒給我了。忙抬头看时，轎車內坐的乃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，見她直楞楞地看着自己。但在众目之下，玉貴也不敢正視，只朝着海棠瞟了一眼，赶忙低下头來。

（唱）白玉貴羡慕海棠容貌好，暗地里感謝海棠贈白銀，

正要理弦往下唱，眼看看烏雀归巢日西沉。

赶会的人儿都散去，黃海棠催促套車回家門。

白玉貴一見海棠坐車走，低下头來暗思忖：

不知这是誰家女，償我二兩散碎銀。

我觀她人才出众容貌俊，又是个多情多义的女千金。

今日会上离别后，何日再能見佳人。

我何不随在車后看，看看她居住那个村。

你看他忙把絲弦收拾起，大跑小跑車后跟。

轎車跑的如飛快，玉貴赶的汗淋身。

緊跑慢跑庄村進，轎車停在黃家門。

玉貴想：我当她是誰家女，原是黃府貴千金。

小春桃手攪海棠把車下，白玉貴目不轉睛看的真。

只見她身穿紅綢藍花襖，朵朵鮮花綉滿身，

一头青絲如墨染，胭脂粉香耐人聞。

玉貴正然來觀看，屏風遮住佳人身。

白玉貴仰天長嘆气，可嘆我是一个窮苦人。

天高地下怎相配，金屋藏嬌枉費心。

無奈何手提絲弦回家走，一路上头重脚輕少精神。

从此得下想思病，吓坏了王氏年迈人。

（白）自从玉貴得下病疾，他母王氏終朝每日坐臥不安。

玉貴怕把母親累出病來，忙說：“孩儿無甚大病，母親不要憂慮。近日來，我想河下打漁，怎奈咱缺少漁船、漁網，为此心中煩悶”。王氏听玉貴說出漁船、漁網之事，忙說：“不难，不难，东头你刘二叔自去世后，他那套打漁的家伙閑在那里没人用，你去找刘二孀，一說准借。玉貴聞听母言，頓時病去大半。列位，你知道玉貴的病为何好这样快？玉貴自回家后，一心想念海棠，总想不出一个見面的門路，后来他得悉黃家的后樓臨着河道，經常有人在那里打魚，自己何不前去，天長日久总能得見海棠。但家中又無有現成的魚船、漁網，今聞母親之言，心中大喜，故此疾病也就好了大半。閑言少敘。且說玉貴將

船網借回家來，次日清晨，用過早飯，就下河打魚去了。

（唱）白玉貴手持竹竿駕小船，他一心打魚下河灣。

他為了要見海棠女，那顧水緊浪花翻。

將小舟撐過急流處，黃家樓後停住船。

撒開漁網把魚打，條條鮮魚上了船。

漁船不住來往擺，左右不離樓後邊。

兩眼不住往樓上看，總不見海棠女姣蓮。

今天不見明天盼，明天不見盼後天。

日月運轉過的快，轉眼秋盡天漸寒。

那一日玉貴打魚身疲倦，坐在船頭拉絲弦。

玉貴正拉在興濃處，有一物飄飄落在船上邊。

欠身用手忙撿起，只覺着此物來的真希罕。

（白）且說，玉貴獨坐船頭，拉弦解悶，見空中飄來一物，正落身旁，他忙欠身撿起，原來是一條香羅手帕，心中甚覺希罕，他正在船頭猜想，忽聽岸上有人呼喚：“漁大哥！漁大哥！俺姑娘的手帕搭在樓窗外，不慎被風吹落，不知大哥可否拾到？”玉貴抬頭一看，見來者并非別人，正是那年陪伴小姐赶会的春桃。众位要問，春桃咋會來到河岸呢？話不說不透，听俺慢慢交代：皆因玉貴天天在這裡打魚，綰樓上住着小姐海棠，她和白玉貴一樣，天天在紗窗以內觀看，因為樓高窗小，她能看見玉貴，玉貴則看不見她。起初，海棠只不过是愛慕他人材出眾，彈唱清淅出雅，後來見他天天打魚不離綰樓左右，心想：此人莫非鍾情于我？于是將香羅手帕丟于樓下，看他見手帕表示如何。海棠見玉貴撿起手帕，連忙喚道：“春桃，春桃！”春桃不知小姐呼喚為何，忙上前問道：“小姐啥事？”海棠故意的驚慌道：“我把手帕搭在窗外，不料被風吹落樓下，被一個打魚的大哥拾去了。你忙去把它索回！”春桃領命不敢怠慢，急忙离了

綉樓，來到河岸，玉貴听她問起手帕之事，才知道此帕是小姐之物，心中暗喜。遂故意將話岔開道：“丫環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！我好像在那里見過你，怎么一時記不清了。”春桃說：“今年正月初八在会上賣唱的不是你嗎？我就是黃家的丫環春桃呀。”玉貴諾諾連聲道：“啊！原是春桃姐姐，小姐手帕是我撿起的。春桃姐不來，我也要設法送還小姐，今既前來，玉貴焉有不還之理。”說着，玉貴將手帕遞給了春桃。春桃正要走時，玉貴慌忙攔住說：“春桃姐姐慢走，玉貴還有話向你說呀！”

（唱）白玉貴慌忙就把春桃攔，尊一聲春桃姐姐听我言：

“我有几句心腹話，拜托你給小姐談。

在会上見過小姐面，多蒙小姐償銀錢。

拜托你替我把小姐謝，謝一謝小姐恩義寬。”

春桃說：“听戲应当拿戲價，請你不必記心間。”

玉貴說：“話兒虽是這樣講，皆因為有個緣故在內邊。

自那日会上賣唱后，回家去得下病疾十余天。

家中無糧又無米，多虧着小姐償我的銀子錢。

糴來米買來面，俺母子才免得受飢寒。

知恩就当把恩報，才拜托姐姐對給小姐談。”

（白）玉貴講說一遍，春桃笑道：“啊！原來如此。請您放心，我一定在姑娘面前替你說過。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，从前賣唱，為何又打起魚來了？”玉貴說：“我姓白，名叫白玉貴，北岸白家寨的人氏。因賣唱難以糊口，故改行打魚的。”春桃說：“好，以后我家用魚的時候，一定多照顧你！”說着，轉身由西邊的角門回到綉樓，把河边玉貴之事，一一回稟海棠。海棠聞听此言，暗道：果然不出我的料想，他的病疾必是為我而得，病好之后不再賣唱，天天來到我綉樓后打魚。看來此人對我

有情，从此海棠乘着春桃不在綉樓，就探身窗外觀看玉貴撒魚。玉貴見了海棠，喜之不尽，从此二人互傳情意，彼此相愛。這日清晨，海棠正然梳妝，從對岸傳來了彈唱之聲，一時觸動心思，他身靠紗窗兩眼凝視着對岸，邊听邊想，春桃進來一看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也楞怔起來了。

（唱）小春桃手端香茶進綉房，見姑娘將身斜依紗窗旁。

青絲未挽眼含泪，粉頸低垂面皮黃。

春桃止步暗思想，是誰惹了我姑娘。

我正与姑娘來報喜，却不料姑娘正悲傷。

小春桃低下頭來心暗想：啊！明白了，姑娘心思我清楚。

走上前忙把姑娘叫，小春桃連叫數聲未答腔。

上前又把姑娘見：“小姐呀，甭讓風吹着了涼！

这里有暖茶你快用，還有椿大喜事告訴姑娘。”

海棠慢睜愁眉眼，輕啓朱唇開了腔：

“我的愁思千千万，哪來的喜事你瞎哪嚷！”

春桃說“方才听我老爺講，姑娘你終身大事說停當。

新姑爹本是一縣令，過門去姑娘就把太太當。

也算小姐的洪福大，才挑上這個如意郎。”

小春桃說罷報喜話，黃海棠如同跳進冷水缸。

我心里正把玉貴想，死丫頭一聲說的我心冰涼。

雖然說女大當嫁是正理，為什麼爹娘偏要作主張；

玉貴的人材我親眼見，人材出眾情義長。

雖然說七品知縣有官位，誰知他人材丑俊啥心腸。

我若就此嫁給他，怕的是今生青春付汪洋；

若要抗了父母命，又怕落個不賢良。

仔細想婚姻本是終身事，管什麼賢良不賢良。

黃海棠越想越把爹娘恨，你看她緊咬銀牙粉面黃。
眼前面一團漆黑頭腦脹，昏沉沉如失真魂口難張。
只慌的春桃連把姑娘叫，又連忙回轉話語勸姑娘。

“適方才是我與姑娘開取笑，我老爺何曾提過這一樁。
都怨我春桃太嘴快，望姑娘海量多擔當。”

海棠說：“真也罷來假也罷，終究難免禍一場。”
思想起自己終身眼流淚，小春桃溫聲溫語稱姑娘：

“咱們都是女孩家，心思話講到當面有何妨。
姑娘你或愛文來或愛武，講出來春桃與你拿主張。
只要姑娘你如意，我情願牽綫學紅娘。”

小春桃低聲低語往下問，黃海棠一旁含羞口難張。
她心想：我雖愛慕白玉貴，俺二人還未曾當面表心腸。
此事若被她知道，定笑俺貴為千金身輕狂。
因此她聽見只裝沒聽見，緊閉杏眼不答腔。

小春桃一見姑娘不睬理，急慌忙輕手輕腳离綉房。

（白）海棠見春桃走去扶窗站起，草草挽了青絲，淡淡抹了脂粉。心想：此時正是玉貴下河的時候，待我隔窗一望，如有機緣，我要與他當面談心。誰知河中却靜無一人，連玉貴的影子也見不到，海棠左猜右想，心事繚亂如麻，遂和衣臥倒床上。單說玉貴那日練唱回家，用過早飯，正要下河，被一家姓李的請去唱還願戲去了，唱罷李家的又有張家的，接接連連唱了十幾天；唱戲回來，天氣驟寒，黃河封凍結冰，不能下河打魚。吃過晚飯，玉貴信步走至河岸，見黃家樓窗以內隱隱透出了燈光，心想：黃小姐此時必然尚未安眠，我何不去到她樓窗以下，將絲弦彈上几下，看她有何動靜，你看他回家取出絲弦，踏過冰河，到黃家樓後來了。

（唱）好一個多情多意白玉貴，他一心黃家樓后会佳人。

一边走着一边想，心中不住暗沉吟：

我为想小姐害过病，为想她打魚不顧河水深，
为想她黑夜踏冰將河过，盼望着能与佳人談談心。

小姐若还真爱我，聞弦音必然下楼門；

小姐若不把楼下，必定嫌我是窮人。

他走着想着將河过，黃家樓后停住身。

心中不住通通跳，怕的是別人撞見当歹人。

把絲弦輕輕彈三下，也不知小姐听真听不真。

（白）玉貴在樓后蹲下身來，輕輕將絲弦彈了三下，不敢再彈，恐怕驚動別人，自己招禍。再說海棠正在綉樓思念玉貴，忽听得樓后絲弦声响，心想：黑夜之間怎能有人在樓后彈弦？她正然怀疑，樓后又响了三声。海棠略一定神，心已了然，定是玉貴前來与我相会，她輕輕地叫了几声春桃，無有应声，心想：趁春桃不在房中，我何不前去与他相会。

（唱）黃海棠要与玉貴去会见，她忙把身上衣服更換完。

花紅衣服全脫下，花衣裳換成一身藍。

厚底鞋子走路响，忙把棉鞋脚上穿。

輕輕她把樓來下，順着樓牆往正南。

放着順道她不走，怕的是撞見众丫环。

繞过客廳往西拐，西偏院本是黃宅柴草園。

沿着草垛往前走，后宅門不远在面前。

出角門往东走几步，隱約約牆下一人拿絲弦。

海棠就想把他問，只覺着一陣臉热害羞慚。

羞答答只在牆跟站，想來想去無話言。

忽然想起一个計，她咳嗽一声吐口痰。

白玉貴听見咳嗽抬头看，見一人站在牆跟前。

若說她是黃小姐，为何穿着一身藍，

玉貴一想明白了，她不是僕女是丫環。

是不是我要將她問，問她一問啥相干。

(白)玉貴聽見咳嗽之聲，忙起身看時：見一人不言不語的站在牆跟下，看穿戴不像小姐模樣，心想：不管是與不是我問她一問，於是前走几步，輕聲問道：“你是何人站在这里作甚？”海棠聞听，慌忙背過臉去說道：“你不要問我，先說你是干什么的。這本是我家的地方，你為何來到这里？若不實說，我就喊來家人將你拿住，送官治罪。”玉貴聞听暗道：哎呀呀！好厉害的一張嘴，你既有來言我就有去語。遂躬身說道：

“我名白玉貴，白家寨的人氏。因出外賣唱回來迷失了路徑，故而到此，但不知這是什么庄村誰家的府舍？”海棠聞听心中暗喜道：好個聰明的人呀！這本是他臨機應變之話，并非他的本意，我就順水推舟，看他還有何話說。遂道：“這是黃家庄黃家的宅院，這樓房本是姑娘的綉樓，你既迷失路徑，待我指點于你。由此往北，過得河去就是白家寨，你趕快走吧！”這時玉貴看她的話語動態心中已明白八九。忙又近前几步，躬身說道：“大姐！你看我連東西南北也不知道，叫我往那里走呢？況且，天氣寒冷，怎能踏冰過河，請大姐開恩，叫我在小姐綉樓……”海棠未及玉貴說完，追問道：“你說什么？”玉貴笑着說道：“叫我在小姐綉樓后面避避風寒吧！”海說棠：

“我勸你还是回家去吧。一來这里避不了風寒，二者你家中老少豈不記挂于你嗎？”玉貴說：“我家中只有一个老娘年已六十開外，他自己還顧不了自己，那有余力記挂于我，像我這貧窮之人，除了你家小姐可憐于我，再沒有像她那樣好心的的人了。”海棠聞听故作怒容，厉聲說道：“你这人真來可惱！我看你明明知道我是黃家姑娘，就故意說此輕狂之話，你我非親非故，我可憐你的什么？你說！你講！”白玉貴見小姐逼

問，上前深施一禮，說道：“小姐暫息雷霆之怒，听俺往下講來”。

（唱）白玉貴躬身施禮便開言：“尊一声小姐听心間。

曾記得年節會上我去賣唱，多蒙小姐償銀錢。

偏偏我回家得了病，家中的米面又全用完。

若不是小姐將銀贈，買米買面那來錢。

因此我天天把姑娘想，滿腹心事無處談。

為着能見您的面，才借下魚網和魚船。

那日我打魚身疲倦，獨坐小船理絲弦。

您的手帕落船上，交給了春桃帶回還。

我拜托春桃答謝您，謝一謝小姐對俺情義寬。

自那日咱樓上河下常見面，小姐呀！咱心中有情沒有明言。

今晚上既然見了面，小姐何必害羞慚。”

海棠聞听眼落淚，羞答答低下頭來不再言。

玉貴說：“皆因我家貧是窮漢，那敢與小姐來高攀。

只要能和你說句知心話，從此我決心不在人世間。

小姐若還不相信，情願碰死您面前。”

白玉貴說着就往牆上碰，海棠慌忙上前攔。

（白）玉貴言要照牆碰去。海棠一時情急，顧不得男女有別。慌忙上前攔住。眼中淚如湧泉說道：“玉貴，不必如此輕生。听俺訴訴心腸吧！”

（唱）玉貴言要碰牆，一旁急坏黃海棠。

忙將玉貴來攔住，同情淚儿流兩行。

我若不把心情講，眼前就害死有情郎。

忙用手帕遮粉面，口稱玉貴听衷腸：

“你全心全意愛着我，又担心天高地下難配雙。

姑娘若是不愛你，千金女怎能黑夜离綉房。

你担心姑娘嫌貧把富愛，我担心高堂二爹娘。

他把我許配一縣令，咱二人縱然相愛難成雙。”

黃海棠一邊說着泪珠淌，白玉貴低下頭來暗思量。

（白）玉貴听海棠表白心思后暗暗想道：姑娘不但愛我，并有和我同偕白首之意。只是，他的父母已經將她許給一位縣令，故此她心中也是萬分委屈。她既然愛我，我何不乘此机会劝她随我私自逃去呢！

（唱）白玉貴主意已定忙開言，尊声小姐听心間：

“咱倆既是真相愛，不管他父母之命媒妁言。”

爹娘与你把終身訂，咱二人也在这里訂姻緣。

天為媒來地為証，遠走高飛奔天邊。”

海棠說：“要走咱就快些走，走晚了还怕出煩纏。”

玉貴說：“咱訂在臘月二十晚，相會就在黃河灘。

到時候說到一定到，誰不守信有青天。”

海棠說：“天不塌地不陷，相會一定在河灘。”

他二人訂下約期會，情義更比河水寬。

白玉貴滿心欢喜回家轉，黃海棠輕手輕腳回樓前。

幸喜的夜深人靜無人曉，小春桃在夫人房中正貪玩。

黃海棠綉樓以上息燈火，羅幃帳里把身安。

咱按下海棠且不表，咱再把封邱縣令表一番。

（白）話說封邱縣令名叫錢虎，年齡四十上下，長就的黃鷹鼻子老鼠眼，長鵝脖子鴨子嘴，走起路來活像一條溜街狗。因前房太太去世，才聘訂了海棠為續室。自他到任以來，搜刮民財，百姓恨之入骨；但朝中大臣却都被他買通，如今又提升為保定府尹，一日聖旨到來，催他及時上任，錢虎接旨已畢，喜不自勝。但想到尚有聘室未娶，何不趁此机会先成婚禮，然后

夫妻同赴任所，豈不兩全其美。遂即寫了書陳，备了采禮，命心腹家人錢行前往大黃庄下聘去了。

(唱)小錢行二堂領了錢虎命，翻身上馬走龍。

順扑着大道往前跑，蹲在馬上逞威風。

高揚馬鞭呵馬蹬，斜楞着身子挺着胸。

他得意懶觀路旁景，不多時來到黃家大門庭。

大門以外拴住馬，昂然走入待客廳。

客廳內見了黃財主，書陳采禮往上呈。

黃財主忙讓錢行落了坐，又命人端過茶一盅。

錢行落坐把茶飲，黃財主忙拆書陳看分明。

上寫着：門婿錢虎頓首拜，問岳父岳母可安寧。

衙中事忙少問候，還望大人多寬容。

現如今小婿升任保定府，皇聖旨催促赴任快起程。

因此差人把書下，婿准備本月十八把親迎。

俺夫妻双双同赴任，同赴任所享華榮。

黃財主他把書陳看一遍，喜的他眉開眼笑不住聲。

低头看金銀首飾滿桌擺，綾羅綢緞耀眼明。

俱都是十足成色地道貨，真來是色彩奪目采禮丰。

喜的他嘴咧眼合縫，叫家人快請太太到客廳。

黃夫人原在一旁坐，黃財主只顧狂笑沒看清。

今見夫人面前坐，笑嘻嘻忙把夫人叫連聲：

“咱門婿升任保定府，本月十八把親迎。

離喜期只有三兩天，快說與女兒得知情。

衣服穿戴快准備，請上幾個好針工，

剪的剪來縫的縫，三天內陪嫁衣衫全作成。”

夫人說：“這事交給我來辦，老爺不必挂心中。”

喜的夫人心花放，與女兒報喜她上了樓棚。

(白)夫人去后，黃財主忙寫了回書。打發錢行回衙不提。再說海棠自與玉貴訂下私奔之期，真是搬着手指查天過，只恨夜長太陽走的慢，晝夜何曾一時忘過。這日海棠悶極無聊，遂拿起針綫刺綉起來了。

(唱)黃海棠思念玉貴成心病，那一天不把玉貴念几声。

三餐茶飯無心用，身發困來眼難睜。

拿針綫想把花來綉，鋼針穿不進紅綫絨，

我眼睛不花看的准，为啥穿針穿不成！

气的海棠咬牙恨，折断鋼針一旁扔。

春桃一見就想笑，捂住嘴不敢笑出声。

慌忙又拿針一个，替姑娘穿上紅綫絨，

姑娘接过針和綫，一來一往綉不停，

海棠綉花多一会，一只花叶快綉成，

忙停針綫仔細看。哎呀呀！該綉綠色綉了紅。

一咬牙剪个粉粉碎，扔到樓板用脚蹬。

只要我能與玉貴遂心願，我情願頭枕焦磚過秋冬。

綉花枕虽花無情义，玉貴虽窮却有情。

盼只盼臘月二十早來到，我情願舍榮華棄富貴，跟隨玉貴受貧窮。

且不說海棠暗把玉貴盼，咱再把黃老夫人明一明。

(白)再說黃老夫人离了客廳，剛走到樓口，就嚷着：“女儿天大的喜事到了！”海棠正然思念玉貴，聞听此言，知是母親來了，忙起身讓坐。老夫人忙命丫環將采禮擺在梳妝台上，便說：“女儿你的喜事到啦，你那女婿又升了保定府尹，不日就要上任。今天差人下聘來啦，今日十六，后天十八就要搬你過門，一同赴任當掌印夫人哩。哎呀！真是官員人家勢大錢多，你看這金銀首飾都是十足成色；各樣衣料都是上等緞匹，

女儿爱穿那样，随你挑尽你揀。”老夫人只顧滔滔不絕地奉承女婿，誇贊采禮。海棠聞听此言好似万箭穿胸，圓睜杏眼，臉都气白了。伸开玉腕，把擺在梳妝台上的采禮撒了滿地，一声不吭地就倒在象牙床上哭起來了。

老夫人見海棠如此举动，不知因何所起，心想吵她几句，又怕海棠脾气不好，若把她气出三長兩短可該咋办？夫人正在躊躇不定，春桃忙攙她坐下，朝着黃夫人就解說起來了！

（唱）聪明伶俐的小丫环，攙夫人坐下把話言：

“夫人哪，姑娘今年十八歲，十八年寸步未离娘的身边。

今天听說要出嫁，姑娘能不害羞慚。

故此把采禮撒零乱，夫人哪，女孩儿害羞不希罕。

姑娘撒了我來檢，我得空再把姑娘劝一番。”

夫人說：“不怨天來不怨地，都怨我对她管的不嚴。

男婚女嫁是正理，明媒正娶啥羞慚，

有什么不遂你心意，正正經經給娘談。

缺啥东西娘去買，少啥东西娘給添，

三兩天喜期就來到，咱赶快請來針工做衣衫。

單衣棉衣櫃裝滿，过門后足夠女儿穿几年。

你要買啥問娘要，为闺女娘我不怕化銀錢。

好闺女要听娘的話，女儿哭娘我也心酸。”

黃夫人又忙給海棠把泪拈：“女儿啦！当闺女都有这一天。

誰家的女儿不出嫁，誰家的女儿不配男，

只要能尋个好婆家，闺女享福娘心安，

娘为你的婚姻事，可算沒少費心田，

东庄挑來西庄揀，打听院落問庄田，

不是娘挑挑又揀揀，惟恐怕女儿日后受貧寒，

也算女儿洪福大，才尋上一个四品官、

如今又升保定府，有权有势有銀錢。

他作官來你掌印，女儿排場娘体面。”

黃夫人正然往下講，黃海棠翻身坐起离床前。

(白)黃夫人正然用寬心話儿劝解女儿，海棠忽的坐起問道：“說來說去，你是叫我嫁給庄田地土，还是叫我配夫嫁男？要是叫我嫁給庄田地土，咱家也是富戶，有錢有地，何勞爹娘操心叫我到錢家做繼室呢！”黃夫人說：“論人物門婿是四品皇堂，現又升府尹，与女儿作配还不是郎才女貌嗎？”海棠說：“四品皇堂未必能知冷知熱，同情共愛。”夫人說：“这……这事憑女儿的命吧！”

(唱)黃夫人被海棠說的無話講，她低下头去暗思量：

这親事看來女儿不如意，真叫我進退兩難無主張，

若要遂着女儿意，水潑在地難收藏，

生米已經成熟飯，木已成舟推下江；

此事若不遂她意，小海棠自幼慣的性剛強，

她若要尋死覓活有好歹，大料着我也有命難活長。

黃夫人急中生智有了計，忙开口又叫儿海棠：

“这事你甭把娘埋怨，訂親時本是您爹作主張，

有冤屈對給您爹講，甭在娘跟前瞎嘟囔。

您爹的脾气你也知道，扭着他一根皮鞭夠你嚐。”

海棠說：“打死我來該我死，死了倒比活着強，

且別說去找俺爹把理講，就見閻王有何妨！”

黃夫人一見嚇吓不中用，眼角里流下泪兩行：

“女儿呀，你只說自己一身死，咋不念老娘年近白髮蒼。

一輩子只生你人一个，難道你只顧自己不要娘，

这親事你念娘年老从下吧，权当你可憐您老娘。”

海棠說：“既是我爹他作主，叫我爹去到錢家當新娘；要是叫我嫁錢虎，除非是西山出太陽。”

老夫人勸說不下扭身走，到客廳未曾開言泪汪汪：

“老爺呀！當初給海棠尋婆家，咋不給女兒作商量，這親事她可不如意，她任死不嫁錢虎作繼房。

咱那能瞪眼看着女兒死，老爺呀！快快想個好主張。”

黃財主一聽氣炸肺，手指着綉樓罵海棠：

“尋一個四品皇堂不如意，難道你想當娘娘！

都怨你自幼慣下她，如今才有這一場。

婚姻事自古皆憑父母命，那有這兒女自己作主張。

若不是為她喜期近，我定要打她個筋斷皮肉傷。

命丫環將她好好來看守，甯叫她尋死懸了梁。

單等着臘月十八喜期到，不上轎算她本領強。”

老夫人兩頭都受氣，好似老鼠攢風箱。

（白）老夫人為了女兒的婚事，兩頭受氣，她生怕海棠尋死覓活，自己難卸這個担子，只好常去綉樓寬寬女兒的心。且說海棠，自見采禮之後，迎親的日期一日逼近一日，急的她好像鍋底上的螞蟻，走頭無路，恨不得一頭栽下樓去，了此殘生。

（唱）黃海棠一見錢虎送采禮，心如箭穿三魂飛。

我天天想來夜夜盼，盼的是我和玉貴約會期。

眼看看相會之日就來到，賊錢虎偏偏下聘到家里。

后天十八就把我娶，誰料想喜期先于約會期。

看來和玉貴難再見，空害俺二人苦相思。

終生大事難如願，儉生人間啥意思。

本想上吊懸梁死，只可恨丫環相守無時機。

黃海棠一夜未曾合上眼，忽听雄鷄喔喔啼。